

读《黄帝内经》札记(七)

● 李今庸*

关键词 《黄帝内经》 训诂 札记 李今庸

1 天年

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篇》说：“故能形与神俱，而尽终其天年，度百岁乃去。”

按 此文“天年”之“年”，篆文作“秊”，《说文·禾部》说：“秊，穀孰也，从禾，千声，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大有秊’。”《玉篇·禾部》说：“秊，奴颠切，载也，禾取一熟也。年，同上。”载，亦“年”也，俗语“一年半载”是也。孰，熟字同。是“禾取一熟”谓之“年”，以纪人之寿算，谓之曰“年寿”，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·尽数》说：“故精神安乎形，而年寿得长焉”是也。

所谓“天年”者，谓“人身之年寿”也。《金文大字典》所载“天”字有作“𠂔”形者，为人之正面形，而《说文·身部》所载篆文“身”字则作“𠂔”，为人之侧身形，故“天”字之义，可训为“身”。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·本生》说：“以全其天也”，同书《季春纪·论人》说：“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”，又同书《仲夏

纪·大乐》说：“终其寿，全其天”，高诱注皆说：“天，身也”，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说：“故达於道者，不以人易天”，许慎注：“天，身也，不以人间利欲之事易其身也”，同篇又说：“故圣人以人滑天”，许慎注：“天，身也，不以人事滑乱其身也”。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说：“从东南身毒国，可数千里，得蜀贾市人”，颜师古注：“即天竺也”，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说：“天竺国一名身毒”，《咸宾录·西域志》说：“天竺国一名身毒，大国也”。是“天”之训“身”殆无疑义矣。故“天年”亦可写作“身年”，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篇》说：“身年虽寿能生子也”是其例。

2 鼓胀有二

《素问·腹中论篇》说：“黄帝问曰：有病心腹胀满，旦食则不能暮食，此为何病？岐伯对曰：名为鼓胀。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治之以鸡矢醴，一剂知，二剂已。帝曰：其时有复发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

此饮食不节，故时有病也。虽然，其病且已时，故当病气聚于腹也。”

《灵枢·水胀篇》说：“鼓胀何如？岐伯曰：腹胀身皆大，大与肤胀等，色苍黄，腹筋起，此其候也。……肤胀，鼓胀，可刺邪？岐伯曰：先泻其胀之血络，后调其经，刺去其血络也。”

按 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各记述一则“鼓胀”之病，然二者不是一病。前者以“心腹胀满，旦食而不能暮食，且愈后易复发”为特点，后者以“腹胀身皆大，大与肤胀等，色苍黄，腹筋起”为特点。前者为“气鼓”，治以“鸡矢醴方”，后者为“水鼓”，先刺血络放血，后调其经，水俞五十七穴选而取之。然《素问》“鸡矢醴方”佚而未见，今据《黄帝内经太素·胀论》补出：“可取鸡粪作丸，熬令烟盛，以清酒一斗半沃之，承取汁，名曰鸡醴，饮取汗，一齐不愈，至于二齐，非直独疗鼓胀，肤胀亦愈”。余用鸡矢醴方：雄鸡屎 6 克炒黄，米酒汁一小碗。将雄鸡屎盛于一干净小布袋内，同米酒汁一起，放入罐或小锅内于火上煮汁，去滓，顿服之。二、三日一服。

《说文·酉部》说：“醴，酒一宿孰也，从酉，豊声”，段玉裁注：

* 作者简介 李今庸，男，著名中医学家。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、全国首批 500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、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委员，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。本刊学术顾问。

• 作者单位 湖北中医学院(430061)

“《周礼·酒正》注曰‘醴犹體也。成而汁滓相将,如今恬酒矣’”。恬即甜也。

取雄鸡屎法:大雄鸡一只,关于大鸟笼内,或选室内一角,将地扫干净,固定其鸡,不使外行,每日饲以米、水,不得杂食污饮,将每日鸡屎收起贮于清洁容器内,加盖,备用。

3 血枯

《素问·腹中论篇》说:“帝曰:有病胸胁支满者,妨于食,病至则先闻腥臊臭,出清液,先唾血,四支清,目眩,时时前后血,病名为何?何以得之?岐伯曰:病名血枯。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,若醉入房,中气竭肝伤,故月事衰少不来也。帝曰:治之奈何?复以何术?岐伯曰:以四乌鲂骨、一蘼茹,二物并合之,丸以雀卵,大如小豆,以五丸为后饭,饮以鲍鱼汁,利肠中及伤肝也。”

按《灵枢·五邪篇》说:“邪在肝,则两胁中痛,寒中,恶血在内”。身有留血,留血不去,则新血不生,虽生则因留血之阻而不能循经以行,故“时时前后血”而“月事衰少不来也”。王冰注:“夫醉劳力以入房,则肾中精气竭耗;月事衰少不至,则中有恶血淹留。精气耗竭,则阴萎不起而无精。恶血淹留,则血痹著中而不散”。上云“时时前后血”者,正是“留血在身”之徵也。王冰又说:“《古本草经》曰:乌鲂鱼骨,味咸冷平,无毒,主治女子血闭;蘼茹,味辛寒平,有小毒,主散恶血;雀卵,味甘温平,无毒,主治男子阳萎不起,强之令热,多精有子;鲍鱼,味辛温平,无毒,主治瘀血,血痹在四支不散者。”新校正云:“按《甲乙经》及《太素》‘蘼茹’作‘闾茹’。详王注性味乃

‘闾茹’,当改‘蘼’做‘闾’。‘考‘蘼’、‘闾’皆读‘凌如切’,二字可通假,不必改字也。

《释名·释饮食》说:“鲍鱼,鲍,腐也,埋藏淹使腐臭也”。《说文·鱼部》说:“鲍,鮑鱼也”,《玉篇·鱼部》说“鲍,於业切,盐渍鱼也”。皆是言“鲍鱼”。新校正云:此文“肠中”别本一作“傷中”,作“傷中”是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略》有“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”。此文“傷中”即指“傷肝”,以“肝”为“五藏之一”而“居中”也。其“及”字则疑为“即”字因声近而误。若然,则此句即读为“利傷中即傷肝也”。

此病“恶血在内”,阻滞气血不能运行于周身,导致出现虚证的表象,形成所谓“本实标虚”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:“治病必求于本”,因而,医者必须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,透过证候表象,抓住“时时前后血”的“瘀血”病机,治以“四乌鲂骨一蘼茹丸”,使恶血得散,气血得以流畅,如杨上善注之说以“补肝伤”也。一如《金匱要略·血痹虚劳病篇》“五劳虚极羸瘦,腹满不欲食,食伤,忧伤,饮伤,房室伤,饥伤,劳伤,经络荣卫气伤,内有干血,肌肤甲错,两目暗黑”,以“逐血攻瘀”之“大黄蟅虫丸”为治,使干血去,血气活,达到“缓中补虚”之效。

张介宾,明代医家,其将《黄帝内经》内容拆散而以类相从,编撰为《类经》一书。其於“血枯”一病,未深究,妄改方中“蘼茹”为“茹蘼”。《诗·国风·郑风·东门之墀》说:“茹蘼在阪”,毛萇传:“茹蘼,茅蒐也”,孔颖达疏:“茹蘼,茅蒐”,《释草》及李巡曰:“茅蒐,一名茜,可以染绛”,陆璣疏:“一名地血,齐人谓之茜,徐州人谓

之牛蔓,然则今之倩草是也”。是“茹蘼”为“茜草”,《神农本草经》谓“其主寒湿风痹,黄疸”,与《内经》“血枯”之证不合。张介宾学术行为嫌草率,而今尤有甚者,竟然企图否定“考据学”的研究方法,得意地称自己用茜草治愈“血枯病”,果真如此吗?其治疗的病人,是“病至则先闻腥臊臭”?有“时时前后血”吗?把“月事不来”的病人都当成“血枯病”,岂不贻笑大方!

4 二阳之病发心脾

《素问·阴阳别论篇》说:“二阳之病发心脾,有不得隐曲,女子不月,其传为风消,其传为息贲者,死不治。”

按王冰注谓“二阳,谓阳明大肠及胃之脉也”,似不确切。考《素问·逆调论》有说:“肝,一阳也,心,二阳也”。此文“二阳”,乃谓“心”也。脾,乃“痹”之借字。是“二阳之病发心脾”者,谓“心之病发为心痹”也。《黄帝内经太素·阴阳杂说》载此文,正作“二阳之病发心痹”也。《素问·痹论篇》说:“心痹者,脉不通。”心脉痹阻,则身之血脉流行不畅矣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说:“心生血。”《素问·痿论篇》说:“心主身之血脉。”中焦受气奉心化赤而为血以充养生身。今心脉郁滞,血气化源绝竭,无以下通於胞中,胞脉闭塞,在女子则为血少不月,经水不潮;《诸病源候论·虚劳病诸候·虚劳精血出候》说:“肾藏精,精者,血之所成也”,故在男子则血无以化精而不能行隐蔽委曲之事,致两性不相交接也。若失此不治,待病进一步发展,而见形体急剧销铄脱肉,气息奔迫逆上不已之证象者,所谓“其

传为风消”，“其传如息贲”者，虽卢医、扁鹊在世亦莫如之何也已矣！此文所谓“息贲”者，息，指“呼吸”，贲，与“奔”同。息贲，乃谓“气息奔迫”，非《难经·五十六难》所谓“肺之积，名曰息贲，在右脇下，覆大如杯，久不已，令人洒淅寒热，喘咳，发肺壅”之“息贲”也。

5 息积

《素问·苛病论》说：“帝曰：病脇下满气逆，二、三岁不已，是何病？岐伯曰：病名曰息积，此不妨於食，不可灸刺，积，为导引服药，药不能独治也。”

按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：“左右者，阴阳之道路也”。肝属木，为阴中之少阳，应於东，其气从左上升，故《素问·刺禁论》说：“肝生於左”；肺属金，为阳中之少阴，应於西，其气从右下降，故《素问·刺禁论》说：“肺藏於右”。息积，为五藏积之一，乃肺之积，故王冰注：“脇下逆满，频岁不愈，息且形之，气逆息难，故名息积也。”息积，又叫“息贲”，《灵枢·邪气藏府病形篇》说：“肺脉……滑甚为息贲上气”，《灵枢·本藏篇》说：“肝高则上支贲切脇悗为息贲”等是。《难经·五十六难》则有详细论述：“肺之积，名曰息贲，在右脇下，覆大如杯。久不已，令人洒淅寒热，喘咳，发肺壅。以春甲乙日得之。何以言之？心病传肺，肺当传肝，肝以春适王，王者不受邪，肺复欲还心，心不肯受，故留结为积。”《针灸甲乙经》卷八第二，在录用《难经》“息贲”

之文后，紧接就录《素问》“息积”一条，表明“息积”即“息贲”无疑，从而规定“肺积息贲”之“病位”只能“在右肋下”而不会在左。然而杨上善《黄帝内经太素·杂病·息积病》注则说：“脇下满，肝气聚也”。是杨误以此“息积”在左脇下之肝积“肥气”也。

6 脾瘕消渴

《素问·苛病论》说：“帝曰：有病口甘者，病名为何？何以得之？岐伯曰：此五气之溢也，名曰脾瘕。夫五味入口，藏於胃，脾为之行其精气，津液在脾，故令人口甘也。此肥美之所发也。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。肥者令人内热，甘者令人中满，故其气上溢，转为消渴。治之以藷，除陈气也。”

按《说文·欠部》说：“𩚑，欲𩚑𩚑，从欠，渴声”。是“𩚑”乃本字，诸书多借“渴”作“𩚑”，“渴”行而“𩚑”废矣。“渴”之本义训“尽”，读其列翻，今通作“竭”。其“渴”既借作“𩚑”，则“渴”字之借义行而本义废，惟《素问·举痛论》之“瘕热焦渴”个别处尚存其本义。

此文“消渴”二字，《针灸甲乙经》卷十一第六载之作“消瘕”，此文亦有“名曰脾瘕”句，且《素问·通评虚实论》说：“凡治消瘕、仆击偏枯、痿厥、气满发逆，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”，王冰注：“夫肥者令人热中，甘者令人中满，故热气内薄，发为消渴……”，是“消渴”亦名“消瘕”也。

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说：“瘕

成为消中”，《素问·腹中论》说：“帝曰：夫子数言热中，消中，不可服高粱、芳草、石药，石药发癲，芳草发狂。夫热中，消中者，皆富贵人也，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，禁芳草、石药是病不愈，愿闻其说。岐伯曰：夫芳草之气美，石药之气悍，二者其气急疾坚劲，故非暖心和人，不可以服此二者。”王冰注：“多饮数溲，谓之热中。多食数溲，谓之消中。热中，消中者，脾气之上溢，甘肥之所致，故禁食高粱、芳美之草也。《通评虚实论》曰‘凡治消瘕，甘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’，又《苛病论》曰：‘夫五味入于口，藏於胃，脾为之行其精气。津液在脾，故令人口甘，此肥美之所发也。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，肥者令人内热，甘者令人中满，故其气上溢，转为消渴’，此之谓也”。足证“消渴”、“消瘕”、“热中”、“消中”四者证状虽少异，然皆一病也。然《苛病论》“治之以藷”一方，“藷”为“芳草”，非缓心和人，则不可以服之也。《素问》“消渴”之病机皆责之在“脾”也，还有“肺消”、“鬲消”之病机责之在“肺”。（《灵枢》五藏皆有“消瘕”，待研究）

《释名·释疾病》说：“消𩚑，𩚑，渴也，肾气不周於胸胃中，津润消渴，故欲得水也”。渴音竭。开启了“消渴”病机责之在“肾”也，《金匱要略·消渴小便利淋病篇》说：“男子消渴，小便反多，以饮一斗，小便一斗，肾气丸主之”是其例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说：“常有消渴病”也。